

穀梁補注

冊三

卷之三

穀梁補注五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五

莊公桓公世子同也母文姜以莊王四年即位閔公莊公子史

記名開世本名啓方母叔姜哀姜之嬖也以惠王十六年即位凡閔之謚古書多作濬案漢書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謂左氏

春秋經也又曰經十一卷謂公羊穀梁春秋經也又曰左氏傳二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謂左傳卷數不與經篇數同

公羊穀梁傳卷數皆與經卷數同也何休說公羊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十二公為十一卷也公羊音義於僖十六年云本或從

此下別為卷案十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之爾穀梁音義於莊十九年云傳本或分此以

下為莊公與閔公同卷唐石經公羊及鄂州本僖公第五其下注曰卷四以至哀公第十二注曰卷十一凡此皆何范本十一卷之

證也三家之經各有所受閔不別卷者蓋因文稀簡少附合前篇後易縑素亦遂仍之而何休以為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引傳

三年稱子云云不可通於穀梁之義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

也據君不絕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補曰君無不行即

而不書見嗣子之不忍葉夢得曰即位者禮也忍不忍者情也孔廣森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弑子不言即位以仁治

也二者並  
春秋新意

三月夫人孫于齊桓公夫人文姜也補曰何休曰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撰異曰孫本亦作遜後同左氏公羊皆

同段玉裁曰孫作遜者俗也或孫之為言猶孫也孫遜遁而去補曰言猶者義相

近孫遁之孫義近于孫之孫也爾雅子之子為孫郭璞曰孫猶後也後謂退在後生也此與蒙者蒙也徹者徹也虛虛也已已也相

似後來又製遜字爾雅曰遜遜也孫炎曰遁逃去諱奔也補曰內也易序卦傳曰遜者退也明亦若退在後生矣

人奔謂之孫公羊亦同諱者經例因史例也左傳載子贛對衛出公曰昔成公孫于陳獻公孫于齊今君再在孫明臣子之辭如是

奔急辭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

始以人道錄之補曰接與際同義猶言會也練者十三月之祭此日以練布為冠服故以名祭即小祥也注言以人道錄之非傳意

王念孫曰傳言錄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仲

尼燕居注曰仁猶存也墨子經篇曰仁體愛也說文曰仁親也又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閔謂之人兮中庸曰仁者人也注

曰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言表記曰仁者人也注曰人謂施以人恩則人與仁同義公羊成十六年傳曰此其言舍

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稀矣何休注曰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作人之古書仁與人二字多

通用義通故字亦通也文烝案王說是也二句明所以特書孫齊義也公羊曰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賈逵服虔說

左氏曰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孔廣森以爲莊公念母將迎而復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前此孫文無所施文烝案他孫及凡奔皆去而不反之辭此孫亦獨不言氏姓貶之也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故僖元年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以貶之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以貶之此輕重之差補曰此氏姓與隱九年異男子有姓有氏姓女子姓而已姓卽氏氏卽姓僖八年傳曰言夫人必以其氏姓婦人以姓爲重且變於君之直言公也注云云者與左氏賈服說略同賈服以爲殺子罪輕故孫不去姜氏賈又以說喪至但去姜之義孔廣森曰夫人姜氏孫于邾是內絕之之辭絕之則無惡也於其喪歸乃復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之之辭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補曰此下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

賈子曰命者制令也制謂限制令者號令下所云以言而在天亦若諄諄然者也人爲父母所生其中有天焉下三年傳曰三合然後生是也道者天人之際可言可行之名也自天之人則曰自誠明謂之性自人達天則曰自明誠謂之教性始之教終之道在其

中矣堯舜性之自誠明也誠者天之道也湯武身之自明誠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思誠也身之者反之謂反身而誠也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善者所性而有也誠言乎自成也道言乎自道也皆大名也若道與德對文則道者若大路也德者得善於身也其綱親親仁也尊賢義也其殺其等禮所生也其目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皆道也所以行之者知也仁也勇也皆德也言乎心之皆有則曰仁也義也禮也知也言乎心所同然則曰理也義也此夫子子思孟子之精言而傳之所指也中庸

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其發端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董仲舒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諸文語意皆與傳同而陸生似即本傳義但陸以受命之後能順爲道傳言受則已兼有順義與下以言受命一則天者自始生而然也天命之謂性也受命者終身之所受也率性之謂道也案下傳三合然後生詩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諸生字皆謂始生而左傳論語二生字又爲生存生活之生與始生之生相因爲義可知此傳二句之說矣○性之爲字从心从生是由始生得名故曰生之謂性曰性者生之質曰與生俱生是其訓詁然也經傳性字有二解如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直訓生也父子之道天性則性情之性也左傳民樂其性亦生也協於天地之性性情之性也夫傳言人之於天以道受命而皋陶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逸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尹吉甫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子曰人之生也直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自誠明謂之性比而觀之性善明矣然而孟子言性善乃爲發前聖所未發者可欲之謂善無惡之謂善孟子以爲人性但有善無有不善且人人所同此性字真切究竟之義其原出於中庸之言誠而自詩書以來皆引而不發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也論語言性之文唯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其辭最渾而其理最密得其言不得其意未有不以爲善惡混者又未有不以爲三品者非孟子固不能辯之矣蓋自夫子沒而微言絕學者多失其旨於是子賤漆彫開世碩公孫尼之說有樂記之說有告子四章之說有公

都子所稱告子曰及兩或曰之說大率或言靜或言動皆有似乎相近之言而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則又似乎上下不移之言今取孟子之書詳考而深繹之人與聖人皆同類而相似即口目耳鼻四肢之形色其血氣心知之中而仁義禮智具焉斯則謂之爲天性性不可知於情知之情不必專善而以其皆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乃所謂故以利爲本者故知其皆有仁義禮智根於心而所性皆善雖曰皆善而非堯舜之至誠不可言性之雖非性之而皆可反身以思誠即皆可以爲堯舜惟不思不求而不能盡其才陷溺焉捨亡焉則其本相近者倍蓰相遠而至於無算斯夫子所謂下愚矣下愚從習而來至此則亦不移相遠之實以下愚爲極相近之名從上知而生此則孟子未嘗引論語而實密合論語之意廣大精微明白洞達言天人性道者必至此而其說乃盡文烝讀孟子積久乃悟之章句既多用特彙括焉聖人與我同類同類者相似二語最分曉以聖人之與人相似即知人之與上知相近也相似卽是相近而於所謂好惡與人相近所謂違禽獸不遠者近遠之文雖同其意異也十篇言性最先處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堯舜者善之極性之準以是知論語兩相字必指上知也一章再出子曰者始吾於人善人不見之例也四德有智卽上知之知明性中有知無愚而下愚自由於習故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也趙岐解倍徒無算云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此注是也趙又解湯武反之云反之於身明反非反性之謂管子言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莊子言反性復初彼皆道家之學異乎孟子所論也又子漆彫子世子公孫尼子之書見漢志而王充論衡稱之曰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因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

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此即公都子所述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也樂記亦公孫尼所作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哀之常其言靜即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其言動即告子杞柳湍水食色及以生訓性之說亦即可爲善可爲不善之說也至於仁義禮智信五性爲五行物象之說好惡喜怒哀樂六情生於六氣之說又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之說與夫性爲陽氣情爲陰氣陽氣有仁陰氣有欲之說又有性不發爲陰情形外爲陽之說性其情情其性之說此等分論性情皆於孟子無妨古人言凡有血氣莫不知愛其類亦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言孩提之童知愛其親亦曰兒善訟言人義人利又言人患言道心之微兼言人心之危此等言情言心亦於孟子無妨詩書所稱不虞天性俾爾彌爾性並不主於論性其曰節性者則以好惡喜怒哀樂之無節於內者言之而不害其爲本自有節也孟子又言忍性亦節性之意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學者亦務究性善大旨而已荀卿後出其學深於禮好非子思孟子作性惡一篇與孟子爲難而以性與僞對則亦明知性之爲誠漢儒言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言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保定人甚固其餘言五性者甚衆而後來輯古文書者言恆性說文之訓則直曰性善者也其實於孟子子之言終未能篤信而發明之故董仲舒著書言性未可謂善其後揚雄荀悅及王充本性唐韓子性原皇甫湜之論杜牧之辯皆不宗孟子者也李翱宗孟而始爲滅情復性之說性不可言復且離情無以求性矣宋周子善談名理而程子因以有理與氣之說張子亦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朱子皆取以說孟子夫天生萬物莫不有性故水性下山性生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犬性守

牛性順馬性健而人性則善善謂之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之心有所同然者謂之理義今日性即理也不及在我在物之別則語未足矣人有性而情以見之才以充之形色以載之或謂之天性或謂之血氣心知之性各便文以爲言今必兼論性與氣而分論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則辭又費矣且諸大儒之發明性善與論語三言終不合一則後人安得無疑哉周子以來皆引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先道次善而後及性與中庸孟子所指各殊其言道即論語之天道大戴禮本命言分於道謂之命者也今於人也以言受命命補曰言謂教令也生民之初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帝王之教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是故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三綱之道本諸性而垂諸教者也以道受命以言受命其實一也言或有不當受者若傳論曹世子則亦以道爲斷也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若順補曰爾雅文也惠士奇曰婦人殺夫天與人皆絕之案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亦謂魯當絕臣子大受命言義得貶夫人補曰臣謂時史子謂莊公史承公意錄母之變存以人恩宜大所以受命於天人者不可不貶夫人此君子所以示義蓋舊有姜氏文而削之君子亦史臣也子則亦容時君或言臣得連言子耳自人之於天也以下董仲舒繁露亦有其文董未必用穀梁蓋古書成文也未一句當非成文或董所本無矣葉夢得曰有春秋之教有春秋之法教者施之後世曰夫人矣不可謂之奔故言孫法者行之其人夫人之罪不可容於魯故不書氏

夏單伯逆王姬 ○撰異曰逆左氏作送左以經諸單伯皆為天子之

又史記魯邑有單父明單伯實魯大夫矣孔廣森曰逆則据往之

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可也送則据來之日書時尚未有以居

王姬也是不可通也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

案此即張洽俞皋說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

故不名也單姓也伯字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

日注言歲貢士者射義言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故范云爾但據鄭君注以歲獻為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以貢士

為三歲而貢士則范非也何休曰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

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

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何注與伏生書大傳同射義注

悉依為說范言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亦非也大夫稱名

氏者皆其君所命君不命則名而不氏此乃傳之明文范說不亦

謬乎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

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君疑記文誤脫以為小國

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單伯後不卒何休無說當

與柔溺 其不言如何也據僖三十年公子 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

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君躬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

其義固不可受也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

禮大矣春秋為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補曰爾雅曰婿之父

為姻婦之父為婚注天子嫁女二句本公羊也衰麻接弁冕亦是

義不可受下傳乃備言之君躬各本誤作躬君今依胡安國傳俞  
臯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趙訪集傳乙正王引之曰注以魯桓  
釋君親釋躬傳文誤倒未考宋元人所見本也  
音義曰絨又作殺注同案殺字是今注未誤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補曰毛詩傳聘禮注皆曰館舍也說文曰館客  
舍也雜記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

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會子問略同加  
之者緩辭○撰異曰館白虎通引作觀築禮也補曰於禮宜築館  
也築館與築邑築

臺築圍亦同但無虞之事為異苟不為其築于外則史不記而  
經無文成十八年傳所謂築不志也何休曰繕故曰新有所增益

曰作始造曰築補曰於于外非禮也禮不當築館城外築之為禮何也補

據諸侯宮非一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  
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

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補曰朝者治朝治朝之外門即雉  
門也雉門曰公門言必自公門出者所以起下二句注末二句宜

刪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補曰公羊曰於路寢則  
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

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何休曰公子女公子也當  
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文烝案節者制斷也傳意似當築廟下

寢上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補曰俞樾曰當作為  
變之正為字變之字

誤倒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補曰謂非可於  
廟中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

冕也親迎服祭服者重婚姻也公時有桓之喪補曰喪服經曰斬  
衰裳首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男

子衰與裳殊此言衰則該裳矣麻謂首要經也斬疏齊大小功布  
總五服皆曰衰其經皆麻言衰麻猶言衰經此以配衰而足其文  
非指衰之布為麻也弁冕皆親迎之服大夫以上服冕此兼言弁  
亦以足句又弁是大名故疏曰弁冕者連言之周禮弁師掌王之  
五冕故傳亦通言之也趙匡曰言築之為宜不  
若辭之為正也故君子貴端本也孫復亦云 其不言齊侯之來

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補曰齊侯與魯不可相為禮不復讎則怨不釋即四年傳之義

也疏曰舊解齊侯親逆不至京師文王親逆不至于治則天子諸侯親迎皆不至婦家矣今恐不然何者此時王姬魯主婚故不至

京師詩稱親迎于渭者為造舟為梁張本焉知文王不至大奴家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日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共錫命相連恐日月為錫命錄故

之明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氏叔字天子之上大夫也禮有九錫一曰輿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

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何休曰桓弒逆之人王法所宜

誅絕而反錫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則曰含者臣子之職也以至尊行卑事故不言天王也三月

王使毛伯來會葬又曰刺比失禮故亦不言天王也甯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矣禮天子既有賵含之制傳但譏

二事共一使耳言且所以示譏一事無再貶之道也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之葬誠失禮矣孰若使任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

車之不可乎此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之所存舊史有詳略夫子因而弗革故知曲說雖巧致遠則滯矣補曰此依杜預以榮為氏文五年注以榮為采地文元年叔服注云未受采邑故不稱氏氏即采地三公至元士皆同榮叔亦得為中大夫也書序有榮伯爾雅曰錫賜也九錫之文本何休注何休又曰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范謂以功德為多少與何異也韓詩外傳春秋緯禮緯皆言九錫書大傳則言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是三錫也但春秋錫命及左傳諸所載似皆未可援三錫九錫為說惟齊桓晉文錫命為侯伯略相近焉王不稱天范駁何休甚善然非舊史有詳略也春秋書錫命三桓書王文書天王成書天子其義一也其義一而或稱王或稱天子者成八年傳云見一稱也但傳惟以見一稱釋天子而不釋王者天子終春秋祇一見而王則本配諡之稱其為見一稱易明無待釋也夫同此錫命一事而其文三變焉所以得為見一稱耳至於榮叔歸舍召伯會葬皆在文公逆祀後則是傳所謂文無天者因魯起義非關王身而先儒亦莫能悟深可喟矣大氏王不稱天決無貶王之義春秋言王言天王言天子言王后言公言夫人皆稱名之最尊者雖有貶時不貶於其尊稱之名也此事蒙上月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賞人於朝與士共之當召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饋之是來受命補曰鄭君注曰饋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饋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生服之死行之禮也補曰公羊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於祭焉加我服也何休曰言命不言服者

重命不重其財物孔廣森引觀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生不

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補曰周禮大史賜諡無追錫命之禮何休

疏曰書錫命者三此追命失禮最大故以甚言之文烝案杜預釋

例曰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

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即位見錫則

存乎其事  
王姬歸于齊補曰齊侯來逆而姬歸也何休曰內女歸例月為之中

者歸之也補曰明與紀季姜略同與齊桓夫人異重發傳者彼為

非魯主昏又二年傳為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為主

齊師遷紀邢鄆鄆補曰爾雅曰遷徙也蒼頡篇曰徙移也○撰異曰

正傳例推知之紀國也邢鄆鄆國也此國以三或曰遷紀于邢鄆鄆十年

遷宿傳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矣齊師遷紀四年復書紀

侯大去其國者紀侯賢不與齊師之亡紀故變文以見義邢鄆鄆

之君無紀侯之賢故不復見從常例也若齊師遷紀于邢鄆鄆當

言于以明之又不應復書地當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或曰之說

甯所未詳補曰案傳有誤字當云邢鄆鄆邑也或後人妄改之紀

之為國前已屢見傳先言紀國也者以起下邢鄆鄆之為紀邑也

四年紀侯始去國此時安得遷紀國都豈有國遷而君猶在國者乎公羊以爲外取邑以爲自是始滅杜預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又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應劭說卽此邢也不曰齊師伐紀取邢鄆邢者實是遷徙其民且遷是亡辭欲以著亡紀之漸也邑得言遷又繫紀皆變文也傳言紀是國都之大名邢鄆邢乃其三邑明與他例不同也又稱或說者謂經文異本多一于字猶夏小正傳說初歲祭未云或曰祭非也說鹿從云或曰人從皆記別家經之異與此正同矣此有于字者謂遷紀都之民於其三邑文異則義異也諸稱或曰其一曰者文同而義異也皆示傳疑兼存之師說如是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慶父名字仲父補曰杜預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案慶父諡曰共

仲也慶父所弑乃莊之子故不如翬豫貶且翬弑別無見文慶父弑當文自見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

也其曰伐何也補曰據凡言伐國侵國者皆其四竟之內不必追近國都雖伐於餘丘當言伐邾李廉曰經書魯大

夫帥師伐國者九獨於餘丘以邑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而書伐欲以起問者察事情也

公子病矣補曰既貴且重乃敵一邑病也明特變國言邑以顯新義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補曰

大夫之事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邾君在此邑故不繼于邾使若皆公命

伐之意言爲君在重之使若國然故邑亦稱伐文烝案此亦解變國言邑之意注本公羊失之疏亦未了

秋七月齊王姬卒補曰何休曰內女卒例曰外女為之主者卒之也其

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禮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補曰此亦讀為之主者絕句我為之主者則書

卒以卒之經仍史之舊也主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陸淳集傳纂例及十行本俞臯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注引禮記檀弓

文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補曰月者為下卒日文姜初如莒不月則此亦當不月

○撰異曰禚公羊作郟玉篇禾部引作禚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何休以為婦人無外

事外則近淫也此通說諸婦人踰竟事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補曰會或在竟內或在竟外君大夫

之事非婦人事也此說本經亦通說饗甚矣饗在四年補曰饗者下二會及聲姜二會并包杞伯姬

事飲食宴樂其情彌親尤謂男女之別故非正尤甚也此指說四年事

乙酉宋公馮卒補曰疏曰馮是穆公長子與夷既弑則馮當正故書日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徐邈曰傳例曰往月危往也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與師而魯與其理危

也補曰徐意危往之例亦通於大夫徐是也傳言會仇讎解溺直稱名之義徐以危往又別取一義○撰異曰師各本誤作侯今依

唐石經溺者何也公子溺也補曰左氏公羊皆所未聞其不稱公子何也據二

改正

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稱公子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補曰當云據凡公子無不氏者

之也補曰貶溺亦所以譏公也溺後不卒者何休以為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文烝案溺卒在莊世容有

其理要亦其卒時實無恩禮史所不書公子疆之子哀伯達其卒在莊世不書亦其比也桓莊五十年中自末年公子牙外無卒大

夫者輦卒當是君子所創其餘如柔溺單伯達之類當皆是二君不加恩禮而史不錄卒也牙之卒左傳稱立叔孫氏則明其有恩

禮

夏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補曰重發傳者五月而葬非緩非速而有故傳未有明文也

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也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

葬補曰此引舊傳文公羊又同而注猶疑之又引改卜牛亦不倫矣前者桓王之葬不書下所謂天子志崩不志葬也猶平王之葬

亦不書也今此改葬故特志之疏妄引感精符以申范非也依左傳葬有闕則改葬鄭君喪服記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

柩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緬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總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

葬桓王當服緦也猶晦震夷伯之廟因明天子諸侯之制不謂夷伯非魯之大夫也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江熙曰葬稱公

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緦貌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緦者乎是故改葬之

禮其服唯輕言緦釋所以緦也補曰國語注曰緦猶醜也喪服記曰改葬總韓子說喪服及此傳曰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妻為夫如